

世界學會叢書

美

徐慶譽詩文集

第一集

太平洋書店發行

徐慶譽論文集

導言

本書的材料，一大部分是從知難周刊，長風半月刊，和世界旬刊三種不同時期的刊物中摘取而來的。以『時間』論，從民國十六年三月起，到二十二年八月止。雖經過七年間的政治變化，我的主張却始終是一貫。以『空間』論，知難是在上海發行的，長風是在南京發行的，世界旬刊是在長沙發行的。發行的地域雖不同，我的思想却不會改變。我絕對不是守舊主義者，為什麼在過去六七年中，我的主張和思想始終一致？要解答這個問題，不是一兩句話所能說明，讀者如不嫌本書淺薄，肯忍耐的自頭至尾翻閱一遍，就不難瞭解我的主張之所以不變的原因。

民國十六年春季，正是國共未分，雙方鬥爭最烈的一個時期。共產黨在湘鄂倒行逆施，那時候全國青年，相率左傾，只知有共，不知有國。我爲糾正青年思想上的錯誤起見，乃冒着生命的危險，創辦知難週刊。（那時候長沙共產黨員，都罵我爲反動派，禁止知難在兩湖銷售，凡訂閱知難的，即被認爲反革命分子。）

民國十九年秋季，正是上海『普羅文藝運動』全盛的時候。左翼作家聯合起來，形成一條反三民主義的聯合戰綫，想在工業幼稚和階級意識不顯著的中國，造成紅色恐怖，以筆桿的力量，麻醉青年的思想。我深知道普羅文藝運動很容易叫青年走上惡化的歧途，又不惜旁人的非議，重唱着『一肚皮不合時宜』的老調。（許多淺薄的人以普羅文藝為最時髦的文藝）和陳立夫先生創辦長風半月刊。

民國二十一年春季，在湖南大學教書，感覺到湘中青年，沉毅樸實，勇敢有為。苦湘中缺少談思想學術的刊物，不足以引起青年好學的興趣，更不足以指示青年怎樣修養，怎樣做人。於是創辦世界旬刊，負一部分激勵青年的責任。

以上三種刊物，雖發行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但主要的目的，總是始終一致，沒有變更。讀者初閱本書的時候，看見這許多不同性質的題材，和這許多不同時代的言論，難免不連想到本書的內容複雜。若讀者知道本書的材料是來自同一性質的三種刊物。就決不會發生誤解。總之，我的思想不是猛烈的『威斯忌』，乃是年久的『老花彫』。在一班歡喜刺激的人看來，也許嫌我的言論中和無用，平淡無奇。然而在著者自身看來，我們中國人如不回頭來，走上中和、平淡、中庸一條路上來，而硬要不顧一切的沉醉在猛烈的『威斯忌』中，我們中國人將永遠沒有再生的希望了！

本書的言論，與其說牠是我的『文章』，毋寧說牠是我的『汗血』。在過去六七年間流了這許多汗血，究於國計民生有何補益？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但這個疑問，絕對用不着我自己來考慮。因為我相信一個人做

事，應該始終抱定「莫問收穫，第事耕耘」的態度。著者謹以此書獻給凡爲中國求和平統一鈞男女同志。并感謝年來援助我做救國運動的諸位先生。

徐慶譽叙於上海環龍路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徐慶譽論文集 共三十二篇

目錄

導言

西方文化之起源及其發達之原因	一五
中西文化評論之評論	一六
中國文化之兩面觀	三八
西方文化之兩面觀	四六
社會主義述略	六五
兩件大事與兩種新稅	七一
十年建設計劃大綱	九八
獻給親愛的青年	一〇四
敬告青年	一〇七
青年性的煩悶及其解脫	一〇七
臺灣隨想錄	一〇七

近代自由性交論發生的原因	一二四
怪哉所謂自由性交論者之學理根據	一二九
自由性交與文化	一三一
非死刑	一四〇
爲政與求知	一四六
學者也應該做官嗎？	一五二
梁啟超之死	一五七
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與「新中國」	一六一
隨葉Ceyre 的帝國主義哲學	一六八
顏習齋動的哲學	一七二
羅素眼光中的美國新哲學	一八七
罪惡問題	一九〇
唯物論的失敗與目的論的證實	一九六
論潛識 Subconscious	二〇四
甚麼叫宗教？	二一〇

靜的革命

一二一

中國歷代考試制度述要

一二八

人格教育的意義及其實現

一三四

長風的使命

一四〇

世界學會的使命

一四三

爲濟南慘案忠告日本民衆書

一四七

西方文化之起源及其發達之原因

(一)西方文化之起源

地球之有人類，爲時約二百萬年。人類之有文化，爲時約二十萬年。文化之有歷史，爲時約萬餘年。萬餘年以前，雖有低級之文化，但無文字記載，考古家所賴以資參證者，惟遺留之古物而已。世界文化之發達，以巴比倫埃及爲最早，中國次之，希臘羅馬更次之，此史家之公論，非一二人之私言也。西方文化（亦稱歐洲文化）之起源，自其近者言之，固係發端於希臘羅馬，但自其遠者言之，仍出自於東方。西方各種科學，如天文，地質，生理，物理，政治，法律，化學，幾何，初視之，無一非直接得之於希臘羅馬，然夷考希臘羅馬文化之所以盛極一時，皆東方文化之輸入有以致之。如歐洲人以星期爲七日，以一小時爲六十分，此種時間之分析，爲巴比倫人所首創。試讀舊約一書即知希伯來族之遠祖亞伯拉罕（Abraham）於紀元前二千三百年間，白巴比倫之南部，遷居歐士，時間分析之制，卽定之於此時。七日之名，蓋取自日月火水木金土之七星。是七星者，曠古以來，皆以神明奉之。可見星期之名，起於上古，歐人僅沿襲之而已。

科學必以數學爲基礎，盡人皆知。西方數學，實起源於東方。研究幾何學者皆知幾何發端於埃及。幾何爲埃及及測量地面之術，尼羅河兩岸爲洪水所湮沒之疆界，非測量不能劃定。由測量而產生幾何學之理論，如

從平方或三角形，田之長邊，以計算其面積等，在紀元前二千年以前，埃及人已慣用之。觀埃及廟宇或金字塔之建築，非有數學決難成功。紀元前一千六百年間，埃及某僧所鈔之數學原本，今尚存於倫敦博物院中，且希臘有名之數學家，如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等，皆曾習數學於埃及或巴比倫，可見西方數學之得助於東方者，不為不多矣。

歐洲之醫學，自希臘人希波克納底斯（Hippocrates）發明病理學以後，始有基礎。希波克納底斯雖係紀元前五世紀人，仍不能為世界最初之醫學家。在紀元前四千五百年間，埃及有醫家名愛恩赫特（Aenhetep）（意為平安而來者）是可謂最早之醫家。愛伯斯（Ebers）一書，為埃及古代有名之醫書。是書於人體各部之脈息，心臟與他器官之關係，及呼吸入肺之管道，略有敘述。又有病症表一，於療治耳目胃病及消除腫瘤之藥方，有所論列。當日所認識之藥共有七百餘種。據愛伯斯書所載，足證埃及人已知甲蟲之出於卵，花蠅之出於蛆，蝦蟆之出於蝌蚪。巴比倫之醫術，亦發達甚早。據近年考古家之報告，曾發現一醫師致亞西利亞王之書札，時在紀元前七百年。書中敘王之某友患鼻管流血，並述醫治方法，又述一貧民之目疾，可以醫治，使之痊愈。此外巴比倫尚有醫師名伊魯班尼（Ilu-bani）生於紀元前二千七百年間。（在中國神農黃帝之世）由是觀之，巴比倫埃及之醫學，乃希臘醫學之祖。希臘某史家於紀元前五世紀，謂巴比倫無醫學，豈非武斷乎？

談新天文學者，莫不推重十五世紀之哥伯尼蓋普勒及加里雷諸人。蓋自一六〇九年展森（Jansen）發明

望遠鏡以後，天文學家觀察衆星，瞭如指掌。然距今五千八百年前，巴比倫僧侶之天文知識，已甚令人可驚。如一年一月之長度，四季之循環，行星之運行，以及日月蝕彗星之出現，皆有研究。其研究之動機，一爲計量時間，一爲厘定日歷。當時求得者，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一月爲二十九日十二小時四十四分有零。巴比倫僧侶研究天文之興趣，大半爲預言吉凶而發。如見行星之位置，對於其他天體時有遷移，因稱之爲使者，或天使。見火星外表之紅色，遂以爲戰爭之象徵，又以彗星流星及日月蝕爲飢饉災禍及國運衰頹之預兆。即個人之命運，亦往往以生辰之天象爲斷。當時僧侶之天文学，不過「占星學」(astrology)而已。但後之研究天文者，要皆不出巴比倫埃及占星學之範圍。且其觀察之精詳，實富有科學家客觀研究之態度。希臘哲人如特利斯(Tales)雖生於巴比倫僧侶三千餘年之後，其天文知識，亦未必駕巴比倫僧侶而上之。

東方民族如埃及及巴比倫等雖皆以信奉多神教著稱於世。但於科學工藝，亦皆有所發明。埃及人於紀元前三千四百年間，即能提鍊鐵鑛，且頗知鍛鐵，故能製盔甲刀槍及犁鋤耕具。工業中所用之原料，有金，銀，純銅，及錳，鉛，鑿，銀珠，白銅，白鉛等。又能製肥皂及透明染色之玻璃。瑱瑱陶器製革繪畫等工藝美術，埃及人莫不優爲之。建築尤爲埃及人之特長，觀埃及重數百噸之石幢，及金字塔，即可知其技術之精，有足令後人贊嘆不置者也。

巴比倫之工業，亦不在埃及之下。槓桿，轆轤，丁字斧，鋸，鎚，日晷，水鐘，指時計（一直立之針可

指日之高度）等，皆巴比倫當時日用之器具。紀元前三千八百年間，琢玉之術，已極發達。觀於紀元前三千八百年以巖石結晶製成之平凸面透鏡，紀元前三千九百五十年間之銀瓶，及紀元前四千年左右之純銅羊首，能不謂巴比倫古代之工業為希臘羅馬之先驅乎？

時人塞基維克（W. T. Sedgwick）泰勒（H. W. Tyler）等，均承認東方巴比倫與埃及之文化，為希臘文化之母。第翁（Theon of Smyrna）云：『關於行星之運行，埃及人以健全之方法，及測繪以研究之。加爾底人則以計算研究之，希臘人之天文知識，實始得之於斯二民族者也。』

第三世紀潘夫里（Porphyry）亦云：『埃及人在上古時，即研究幾何，菲尼森人研究數與計算，加爾底人則研究定理。』

歐洲人因胸存種族之成見，大都不肯拋棄其輕視東方人之心理，故始終謂西方文化為一獨立之文化，由希臘而羅馬，由羅馬以至近代歐洲諸國，一系相承，歷歷不爽。不但不含東方之神秘意義，且其創造想像之精神，批評研究之態度，以及征服自然之勇氣，皆係西方文化之特色，非東方人所能夢及其萬一者也。乃不惜將巴比倫埃及與中國古代哲人發明創造之功績，一筆鉤銷，而視希臘為世界文化惟一發祥之地，是不特顛倒歷史之事實，且徒示人以不廣，而自白其愚而已。梅恩（Sir Henry Sumner Maine）嘗曰：『凡運行於世界者，除盲目之自然力外，無一非起源於希臘。』

歐洲人之為此言者，豈僅梅恩一人而已哉！夫文化乃人類之公產，非西方或東方所得而私。西方人之發

網貢獻有益於東方，猶東方人之發明貢獻有益於西方，又焉用固執種族之成見，推翻事實，而故作欺人之語耶？吁！使希臘之先哲有靈，恐亦將怒髮衝冠，大罵其後起者之狹隘膚淺也。

東方文化，其影響於希臘文化之大，固不待言。然謂凡希臘文化悉得之於埃及與巴比倫，而希臘人惟全部承襲之，此非余之主張，亦非余之所敢贊同者也。夫希臘文化之勃興於南歐羣島之間，雖拜受東方之賜，然其獨立門戶與另闢途徑之精神，皆昭然若揭，足以表示希臘民族之特牲，不同於東方民族者正多。蓋希臘人屬於亞利安族（Aryans），埃及人屬於漢密斯（Hamites），巴比倫人屬於塞密斯族，Semites血統既非出一源，遺傳自不無差異。故埃及之美術思潮，以及宗教信仰，皆與希臘有天壤之別。希臘之美術與宗教，無不以現實之『人本主義』為中心，其愛美之誠，與其傳美之巧，洵非埃及人或巴比倫人所能及。此史家之所公認，非余一人之臆度也。總之，希臘人之借鏡於埃及與巴比倫者，非徒模倣而因襲之，且能發揮而光大之。希臘文化之所以燦爛一時，而歐洲人之所以睥睨一世者，非偶然也。

（二）西方文化發達之原因

西方文化者，白種人之文化也。白種人不論其為條頓民族，拉丁民族，抑斯拉夫民族，無不以其固有之文化為世界最優美崇高之文化。他如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等之文化，皆卑卑不足道，無一可異之抗衡。白種人之智力，果高於黃種人乎？據美國心理學家之測驗，中國人與日本人之智力，與美國人相上下。中國兒童

之記憶力，且優於美國兒童，事實具載，無能諱言。彼美國人者，非自詡白種人中之特出者耶？黃種人之智力，既不遜於白種人，何以近代之科學文明，皆出之於白種之手，而黃種人竟絕無貢獻之可言？此中原因，有足述者，請就所知，列舉於次：

(一)希臘人爲學而學之精神

埃及人巴比倫人或亞述人雖於文化有所貢獻，但其發明，全係迫於日

常生活之需要，且全係以『實用』及『功利』爲目的，故其學乃爲『實用』及『功利』而學，非『爲學而學』也。『實用』與『功利』，皆有裨於人生，學而不能致用，又何貴乎有學？是則以實用及功利爲目的之學，乃真實之學，未可厚非也。然學雖貴能致用，但致用可視爲學之結果，不可視爲學之動機。如以功利爲學之動機，則其所學，將永不出尋常日用之範，不能由膚淺而進於高深，由狹小而進於偉大。凡高深偉大之學理，皆非以功利或實用爲動機，蓋一存功利之念，則去理想之創造益遠，去理想之創造益遠，則益不能獲得普遍之原則，與超乎尋常見解之假定。苟無普遍之原則，與超乎尋常見解之假定，則科學無從成立。科學之成立，非成於有所爲而爲，乃成於無所爲而爲也。無所爲而爲，即『爲學而學』(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之意。希臘人之治學，富有『爲學而學』之精神。自特列斯以至亞里斯多德其間三百餘年之文化史，皆成於爲學而學之精神。哲人派(Sophists)之末流，以辯術出售，惟利是圖，力求致用，學風不振，流弊滋多。故蘇格納底深惡而痛絕之。爲學而學之可貴，已無疑義。茲舉伯撒爾(Butcher)之評論以證明之，更信而有徵矣。伯撒爾曾著一文，名『希臘人之所賜於吾人者』(What We Owe to Greece)極推崇希臘

人爲學而學之精神 茲譯其大旨如次：

『希臘人有爲學而學之精神，實在古代各民族之先。其治學之方法與結論，雖不免錯誤，但其勇敢無畏之態度，實爲探求真理之先決條件。古代印度人皆老死不相往來，埃及人於天文醫學幾何，雖有發明，然無驚人之進步，以其秘而不傳，非如希臘人之嗜嗜遊學也。如亞里斯多德爲研究五十八邦之憲法，而周遊列國，卽其明證。』

發現理性有無上權力者，希臘人也。以宇宙萬有之運行，皆依固定之律者，此愛阿尼亞人（Tonia）之理想也。此理想爲近代科學之出發點，東方則未之前聞。將科學與美術合一爐而冶之，再進而求理性與想像之調和，此歷史之新紀元，希臘人實首創之。東方之術學權威，常操諸少數僧侶之手，非如希臘學術之平民化也。吾人愛科學愛美術以及愛自由之習慣，皆得之於希臘人。此數者，皆西方之特點。總之，希臘人之天才，卽歐洲人出類拔萃之天才也』（Sedgwick: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pp. 37—38.）伯撒爾雖不免言過其實，但其證明希臘人有爲學而學之精神，確有事實可憑，語非虛構。

（二）亞力山大里亞之博物院 亞力山大征服希臘以後，僅柄政七年即死，部將乃分其領土。埃及有新都名亞力山大里亞（Alexandria）爲托勒密（Ptolemy）所有，未幾卽成學術之中心。紀元前三百年（當中國戰國時代）設立博物院，乃爲研究希臘學術之最高學府。附設圖書館，及課堂，以供教授研究講學之用。自成立後，凡研究醫學數學地理天文與解剖學者，莫不以此爲中心。雅典羅馬以及其他古代之城市，皆

不足與之頡頏，而自詡爲文化之樞紐。當代鼎鼎大名之幾何學家歐克立（Euclid）風靡一世之數學家兼工程師亞基米德（Archimedes）著名地理學家伊拉托革（Eratothenes）等皆亞力山大里亞之學者。亞力山大里亞在醫學史所佔之位置，尤爲重要。解剖學即胚胎於此地。（埃及人爲保存屍體常解剖死者，取出其腑臟，以防腐敗，此解剖之起源）。解剖名家有希羅飛勒斯（Herophilus）與伊拉西斯特拉圖斯（Erasistratus）二人，飛氏於動脈與肝臟頗有研究，伊氏於腦心臟及神經等之構造原理亦有發明。亞里斯多德關於生理學之錯誤見解亦於此時改正之。觀以上諸家之科學成績，即可知亞力山大里亞在歐洲文化史中之地位矣。

（三）沙里曼復興學校 西歷五二九年，（在中國南北朝時）優斯第利安（Justinian）皇帝下令封閉雅典境內之希臘學校，其用心之險，與秦始皇如出一轍。絃誦絕聲，教育停頓，垂二百五十餘年。當時士子惟以神學（theology）爲研究之主要課程，鮮有顧及希臘之文化學術者。希臘名著之原稿，亦多散失，此西方文化史中之一大悲劇也。幸查極泰來，沙里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亦稱（Charlemagne）因有鑒於人民知識之閉塞，乃毅然以興學育才爲急務，於七八七年，（在中國唐德宗貞元三年）下令通飭所屬，廣興學校，培植人材，凡在其統治下之寺院，須一律興學，並詔彼得（Peter of Pisa）及亞爾鏗（Alcuin of York）兩大學者，主持教育。亞爾鏗於邏輯數理之學，研究甚精，後爲聖馬丁（St Martin of Tours）學校之校長，著作等身，成績昭著，可謂文化之功臣，非徒沙里曼一人之「龍相」而已。（居特 Guzot 嘗稱亞爾鏗爲“Intellectual Prime minister of charlemagne”）

(四) 亞拉伯人之貢獻

自西歷六二二年（在中國唐高祖武德五年）謨罕默德逃入麥地拿（Medina）以後，世界文化之形勢，爲之一變。蓋謨罕默德此時已爲東方一大教主，率領亞拉伯之衆，橫行天下，所向披靡，無敢與爭。由細利亞、小亞細亞而達地中海之非洲沿岸。再出直布羅拖海峽，（時在七一一年即唐睿宗景雲二年）而入西班牙。復北向以侵法蘭西諸地。震動全球之亞拉伯帝國，其勢力雄厚，可謂極矣。大軍之後，亞拉伯人不能致力於學術，迄亞爾曼沙（Al-mansur）當國（時在七五四年即唐大寶十三年）始提倡學術，四方學者羣集於巴格達（Bagdad）並建天文台，設譯學館，將希臘科學家亞里士多德、歐克立、奧托勒密之著作，譯成亞拉伯文。希臘科學之復興，亞拉伯人之功也。有以後數世紀中，亞拉伯之高等學院，相繼設立。十世紀之末年，於開羅（Cairo）作日月蝕之紀錄，並製日月行星運行表。亞拉伯人製造科學儀器，頗爲精巧。如天象球，大六分儀（Sextant）各式象限儀（Quadrant）及測量縱橫角度之儀器，此爲近世測量儀器之嚆矢。在十一世紀末年，有生於哥爾多瓦（Gordova）之亞拉伯人，製托勒坦星表（Tolietan）後之天文家，皆重視之。

李貝（Walter Libby）在其所著科學史中，謂西方物理化學及算學天文之發達，皆亞拉伯人之力。余初頗疑其說，迄讀塞基維克與泰勒合著之科學史略，疑端始釋。十一世紀某亞拉伯科學家，研究光之反射，及屈折現象，解釋日光與暮光之原因，且明瞭透鏡之放大率，與人眼之解剖。今吾人所用網膜角膜等名詞，皆譯自其光學之著作。亞拉伯人嘗製硝酸，硫酸，及二者之混合物，力能溶解金質。又能應用溶液化合法而成

金屬鹽類，如硝酸銀是。試驗室中之方法，如蒸溜清瀝結晶等法，皆由亞拉伯人傳入歐洲。亞拉伯人又從酒精中得氫氫鉀，從海藻中得蘇打，從水銀中得氯化汞，此亦於後之化學頗有關係之發明也。據李貝云，亞拉伯人之科學智識，大多出於茂盛之商業，及醫藥事業。甘蔗之輸入歐洲，造紙法之改良，酒精製法之發明，石膏白氫之應用，藥料藥性之辨別，皆亞拉伯人之有功於科學者也。他如指南針與火藥之輸入歐洲，殆亦亞拉伯人之力歟？

吉彭（Gibbon）曾謂回教大學士捐款興學，有一人達二十萬金元之多者。一醫生搬運書籍，須駱駝四百餘匹。西班牙一圖書館，藏書達六十萬卷。僅在安達留西亞（andalusia）一地，公共圖書館在七十以上。學術文化之發達，可與亞里山大里亞之全盛時代並駕齊驅矣。第十世紀，可謂亞拉伯文化之黃金時代，然回教勢力衰微之後，其學術亦隨以陵夷。蓋基督教民族皆存種族與宗教之成見，對於異己者不能優容。亞拉伯學術之見棄於基督教之國家，適如希臘學術之見棄於羅馬人也。雖然亞拉伯人於西方文化之貢獻，以歷處之事實證之，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此讀史者類能言之，不可以輕心抹殺。

（五）十字軍之影響 自六二二年穆罕默德出奔麥地拿，至一六八三年回教徒圍攻維也納此千餘年中，歐洲無一日不恐懼回教徒之征服。六三七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耶路撒冷聖地為阿馬（Omar）所佔領，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以前，聖地常在回教統治之下。在十一世紀以前，基督教徒在耶路撒冷聖地，尙不受嚴重之逼迫。但在一〇一〇年（宋真宗時）以後，西方基督徒之赴聖地進香者，往往受回教徒之干涉，回